

隨陳誠伉儷訪菲記（下）

沈 魏 惟 儀

官式儀節私人交往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二十一日星期四，陳誠副總統要在龍塔在非國父李登記念碑前獻花。事後並要在非土地改革計劃進行署與非國土改革家會談。菲律賓的大地主很多並且有些是政府要員，所以土改的實施相當棘手。陳夫人不參加這些節目，所以我們這些陪她的女眷，那天早上也可以自由活動。我和盧為太太約好，一同去遊覽馬尼拉市近郊的風景，然後去買些菲律賓的特產。盧太太一早便來接我。當我們走入旅館的候客室時，看見非大使羅慕斯夫人，笑嘻嘻的向我們走來，她從皮包裏取出一個小小的信封交給我。我打開一看，裏面是一個精細的髮網，上面綴着珍珠。我高興的不得了，這髮網是我需要的東西。我們前日到達馬尼拉機場時，風很大。我雖然曾在頭髮上噴了很多髮膠，但却成片的被吹了起來。想不到羅夫人那麼細心，注意到這些小事，給我買了個髮網。這位大使夫人既能幹，又熱心，真是羅慕斯大使的賢內助。

盧太太和我先在市區內兜了一圈，再去郊外美軍公墓，那兒是著名的風景區，坐落在一個小山頂上。白玉石的圓形走廊式的建築物，裏面橫隔着一塊塊的石碑，石碑上密密麻麻的刻着第二次大戰中美軍在非作戰陣亡將士的名字。想這些

青年，埋骨異鄉，未招之魂是否縈繞此墓？感念至此，眼前景色突然灰暗，不禁隨風隕淚。這建築物的中央是一個祭壇，高聳入雲，供奉的是一幅彩石嵌的聖母像。我暗暗的默禱，願世界上以後不要再有殘酷的戰爭。

回旅館前，我們到中國大使館停留了一小時間。承段大使夫人的好意，爲了節省我們購買物品的時間，和幾家大商店約好，把非土產送到大使館來，任我們選購，免得我們在驕陽下奔波。菲律賓貨具母製成的飾物、用品，特別精巧別緻是別國類似的手工藝品所不及的。扇子是仿西班牙式，高貴美觀，可惜的是它有正反面，正面很好看，但用時一不經心把反面朝外，就要大爲失色了。金銀絲編盤的手飾人見人愛，（我買了兩把叉髮的小梳子，回來送給總統夫人。她非常喜愛。）

當日中午十二時，我們在非總統府集合，由陳副總統夫婦率領赴非副總統白來斯官邸午餐。白副總統兼外交部長，是個卓越的政治家。他曾因病入院動過手術。三月廿號才出院，所以沒有到機場去接陳副總統。他雖尚在療養期間，但仍扶病來招待我國來的與他同等地位的貴賓。白夫人子女九人，但仍窈窕綽約。兩位副總統及夫人談得十分投機。這次午餐很是豐富，本地風味相當濃厚。第一道是雜項水果，裏面有一種半透明的

的果子形狀大小與我們常吃的白果相似，它的汁呈乳白色，甘滑可口。我問羅慕斯大使是什麼果子，他說是才結實的小嫩椰子。烤乳豬很香脆。羅慕斯大使手指着院子裏一堆灰和磚頭說：「這乳豬就是在這院子裏烤的。」白副總統是最提個家庭烹飪的。

參觀農村華僑公宴

飯後陳副總統要去參觀農村工業社，陳夫人不去，其他幾位夫人也決定回旅館休息。我爲了好奇，同時也感到如果我們女眷統統不去，好像我們對他們的農村副業不感興趣，尤其是這種副業多數是由婦女來做的，所以自告奮勇參加了。那些手工業區，一個在班連坎，一個在順齊，一個在奎松城，一個在巴薩納都相當遠，而且鄉村裏，道路崎嶇不平，泥濘石稜，我穿了高跟鞋，真是受洋罪。想起在冷氣間休息的同伴們，不禁十分羨慕，深悔此行。但是事後想來，所見的那些小型手工業，他們的創辦者，如何赤手空拳，辛辛苦苦才建設起來，實在可佩，也可以爲我們自己農村工業作借鏡，他們的奮鬥史可以寫成一篇篇有汗有淚的故事。這些工廠裏一架機器也沒有，完全靠雙手來做。工人們多半是女性。自下午三時至六時一共參觀了六七個工廠，它們出產品有貝母燈罩、草皮包、手織棉布、藝術木雕等

六時參加段大使夫婦的酒會。見到了很多老朋友，有些已音訊久隔，驀然在異地相逢，不由得驚喜不已。

當晚陳副總統夫婦應華僑公宴。地點是中正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二十日中華民國副總統陳誠先生接受華僑女生獻花後與女生代表合影。

中學的操場。我們隨從人員早卅分到達，那時已是車水馬龍，袂影釵光，熱鬧非凡了。在入門處，有十幾位年輕貌美的小姐，穿着中國緞的旗袍在等候陳副總統夫婦駕臨。我們進去時，每位女眷都得到一叢美麗的鮮花束成的胸飾，那花名叫

Sampanita 是非國國花。

操場上臨時搭起一個長台，上面放着一個個長棹子拼成的餐枱，單着白布。長台面對着一排排的桌椅，都坐滿了人，據說那晚到的僑胞有兩千人。但是靜悄悄的，鴉雀無聲，靜得好像教堂一樣。外國人時常批評我們中國人不守公共秩序，雜亂喧囂，如果他們看見這時的情況怕要自愧不如呢。僑胞們一個個正襟危坐，不但沒有談笑的聲音，連咳嗽也聽不見一聲。這隆重莊肅的大場面，是我初次的經歷。

不久陳副總統夫婦來臨，大家都起立致敬，他先在下面和羣衆握手，然後再走上台來。僑胞們站在自己座位的旁邊靜靜的等着和陳副總統握手的機會，無一人爭先恐後的擁上前去，這種良好的秩序，在任何國家裏都很少見。陳副總統演說時，每個人都專心的聽着，安靜得像是在作祈禱。這「無聲」的崇敬遠勝「有聲」。

華僑對菲律賓貢獻甚多，在各

界都有相當的成就。與當地馬來、荷、印族人不但能和平相處並互通婚姻。數百年來已在菲紮根。最近爲了逾期旅客與零售商非化的問題，中菲兩國間發生了一連串不太愉快的爭執，因此華僑也不免受到影響。很多人希望陳副總統訪菲時可以爲他們排解解難，但非官方人士爲了使陳副總統的三日訪菲完美無瑕，對這些棘手問題在談話中，一字不提，只是在非正副總統演說時輕描淡寫的影射了幾句。

公宴後，外子爲了要協助撰寫公報，隨陳副總統及沈外長同瑪蘭甘寧宮。我則獨自回旅館。

戰火遺跡市場面貌

三月廿二日星期五，陳副總統及隨員往拉古納參觀菲律賓大學農學院。陳夫人決定不參加，於是我們女眷又得半日閒。我們去逛了市區及商場。在第二次大戰中，馬尼拉市被戰火摧毀損失慘重，十餘年後，尙未能完全恢復舊觀，在僻靜的街道及小巷內，尙遺留着創痕。時常可以看到利用戰餘物品如銅片、鐵絲網、箱板，來修補屋頂及圍牆。吉普車改裝成小型的公共汽車。偶爾也可以看到幾輛馬車，這些馬車大概是專供遊客乘坐的，行速太慢，有礙交通。

馬尼拉的大市場，包羅萬象尤其是婦女的服飾，堆積得滿架滿簾，便宜得使你不能相信。這兒很多美國貨可免進口稅，價錢比原產地還要低。但定做的衣服尤其是晚禮服可能一襲千金。

新聞界朋友的聚會

民國五十二年三月廿一日陳副總統夫人譚祥女士在馬尼拉旅邸留影。



中午馬尼拉時報社長羅西夫夫婦請我們在家西班牙式的餐館吃飯，店名阿魯巴（Alba 是曙光的意思）。羅氏有中國血統，所以他的外號叫 Chino（西班牙文「中國人」之意）他的夫人則原籍西班牙。陪客有菲律賓電台台長屈尼達（Nicasio Trinidad）夫婦，屈夫人自己是每日鏡報的專欄作家，名叫麗娜 Lina Flor，新聞日報社長吳重生先生夫婦，吳先生在日本軍占領菲律賓時曾因反抗被俘，出生入死者數次，所以他戰後改名為重生。他寫了一本書來記載這段驚險的生涯，書名 The Hour Had Come，中譯名為「生死關頭」，傳誦一時。同席的還有美聯社駐菲特派員高夫（Cal Kefauver）先生夫婦。高太太是中國四川

人，他們在台北結的婚（高先生原任駐台北特派員）。中國大使館新聞參事虞為生夫婦也被邀參加。

主人羅西夫夫婦年前曾應中國政府之邀請來台訪問。在他未動身之前，有很多朋友告訴他說：「你到了台北一定要去找中國廣播公司總經理魏景蒙，他為人非常風趣。」當他們到台北時，魏景蒙正因被玻璃門割破膝部（玻璃門擦得太乾淨他沒有看見，撞了上去。）在家養創，是以未能有一面之緣。羅氏夫婦在參加段大使夫婦酒會時有人告訴他們我就是魏景蒙的妹妹。羅太太拉着我的手大叫道：「我在台北逢人便打聽吉梅魏，但偏偏沒有問他的妹妹和妹夫。」羅氏夫婦在台期間，幾乎每天都和

外子見面。如果我們知道他們如此想見景蒙，就一定會請他到魏家去聽景蒙「神聊」一番了。

離開阿魯巴餐廳時已近下午三時。外子及虞先生有公務，我和虞太太便又去中國大使館。那兒有幾位華僑婦女領袖要見陳夫人。我們自然也奉陪，承她們的情意，送給每人一幅金字的鏡框。

當晚陳副總統在馬

尼拉飯店答宴非總統及他們的高級官員。我那件白色繡大鶴的旗袍被旅館的洗衣房熨上了一個黑點，不能穿。還好我另外帶了一件銀色的綢衫，自然沒有繡花的起眼，但也湊數了。忽略了一些小節往往誤事，我如果聽了陳夫人的叮嚀，準備了衣罩，可以省去多少麻煩。馬尼拉飯店服務雖屬一等，但與中國旗袍却需要另外一種訓練。

週五忌葷特許吃肉

非國人多屬天主教徒，星期五不吃肉食。答宴中有一道菜是「烤雞」，順司長發覺無可能，急的不得了。因臨時改變幾百人的菜單決無可能。幸好得到馬尼拉主教的特許開戒，把這大難關度過了。「入境問俗」真是不可避免的，不仔細打聽清楚，僅短短的三日內也可能犯上禮節上的錯誤。

陳副總統在宴會的講說詞中提到一九四九年七月總統蔣公與非故總統李里諾在碧瑤的會談以及前非總統加西亞與現任總統馬嘉伯的訪華，增加了中菲兩國間的友好關係，以後當更加强，也重申兩國反共目標的一致。

馬嘉伯總統稱頌總統蔣公及在他領導下自由中國之進步。他提到俄共與中共陣營分裂，他說：「那僅是我們的敵人在程序上的爭執，他們的目的都是一樣的——要埋葬我們。」

三月廿三日星期六，一清早有一位美籍的女作家林愛倫女士來訪。她在菲居留多年，對當地情形非常熟悉。她在非總統國宴時會見了我，對我發生興趣，說要來旅館訪問我並為我寫一篇特寫。她果然來了坐了半小時，對我家庭情形詢問甚詳。（我回國後三四日收到虞太太寄來有關我



本文作者（左一）與夫婿沈劍虹局長（右一）和亨利魯斯三世夫婦合影。

夫婦在非活動的剪報，看到林女士的特寫，把我的照片登得那麼大，又把我說得那麼好，不禁臉紅起來。」

冰淇淋蛋糕的趣聞

不記得那一位告訴我，說我國海關不准帶入菲律賓水果，因為當時馬尼拉正流行着一種傳染病。我幾個孩子都是喜歡吃芒果的，不帶回去，他們一定要大失所望。虞太太替我想了一個辦法，她代我定了幾個芒果冰淇淋上面有各色的奶油花，看起來與蛋糕一樣，放在乾冰的上面，可以維持數小時。（回國後除了留下一塊自己吃外，其它的爲了怕融化當夜急忙的叫人送給親友，房東太太的兒子媳婦住在我們隔壁，他是醫生我們去看病他都不收費，我也送了一個給他們，但忘記告訴他們，不是蛋糕是冰淇淋。第二天早上我見到陳太太——房東的兒媳——問她喜不喜歡吃。她苦笑道，她忙了一早上洗那塊冰淇淋融化的奶水。她果然以爲是蛋糕！）

當日晨九時我們全體人員又到馬蘭甘寧宮，陳副總統在九時卅分舉行記者招待會。我們女眷不必參加，就一起到陳夫人的套房裏。段大使夫人提議趁這時間去瞻仰一下整個的總統府。段夫人又爲我們找到了一位攝影師。我們有時在名畫前有時在雕像前照了幾張像，不久發現府裏的守衛顯出不安的樣子，我們立刻感到我們一定做了些不應該做的事，問了他們之後才知道在總統府內照例是不能隨便照像的。我們忙問是否要把膠卷拿出來給他們。他們很客氣的說，你們是貴賓不必要如此，但希望你們不要再照了。出國訪問

，舉手投足都要小心謹慎，偶一疏忽便會失禮。

特別禮遇三個原因

十時卅分隨陳副總統夫婦到達機場，非正副總統均來送行。這次陳副總統訪菲受到異常隆重的招待，最主要的據說是有三個原因：（一）陳副總統這次是代表 總統蔣公訪問，所以他到處受到的禮遇都是以總統的身分待之。（二）菲國也積極的要實行土地改革，但遭遇的困難甚多，要想藉陳副總統來訪宣揚此計劃之重要及我國土地改革之成就用以借鏡。陳副總統爲領導台灣土地改革者。（三）鑒於東南亞各國均受共黨威脅，危機四伏，認爲中菲兩國必需攜手合作共抗共黨。菲律賓報紙在陳副總統訪問期間每日均以頭條大標題登載他的言行。對他的功績，加以贊揚。

我國政府也希望陳副總統這次訪菲能使中菲友善之邦交更爲加強。並能抹去兩政府間因逾期旅客留非事件而發生的不愉快陰影。

十一時乘中美號專機起飛返台。很多朋友都勸我們在非多玩幾天，但外子沈劍虹認爲我們隨從人員一定要與陳副總統夫婦一同回國，只得依依不捨的道別。回程中我們坐在沈外長夫婦的對面談談說說不覺已到松山機場。下機時已見機前站滿了歡迎陳副總統夫婦回國的人羣——有各國使節、政府要員，還有大羣的攝影記者與記者都在守候。

這次幸得隨陳副總統夫婦訪菲，雖然僅僅短短的三日。除了睡眠的時間，只有二三十小時的活動，但是每分鐘都充份的利用，所見所聞與所接觸的風雲人物，使我畢生難忘。